



1953年7月28日，彭德怀在开城于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。

种拉大旗作虎皮的行为，并没能美国侵略者赢得胜利。早在1951年6月30日，刚接替麦克阿瑟担任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，且刚刚得到美国陆军上将军衔的李奇微，就发表声明称愿意接受谈判。可在全世界媒体，包括许多美国媒体面前，美国并没有展示出其是真心愿意通过谈判解决朝鲜半岛问题。是想拖延时间以利战场上的胜利？甚或对于“联合国军”的最高指挥官而言，无非想在最终失败来临前找到替罪羊，自身能脱逃而去？反正从之后美国参与谈判者的做派可以看出，哪怕明知战场上得不到什么了，其仍不甘心与中朝签署和平协议。

可纵使再心不甘情不愿，最终，1953年7月23日仍成为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日。哪怕这并不是一纸终战协议或者说和平协议，理论上朝鲜战争仍没有结束。可对中国来说，朝鲜停战协定之签署，明证着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！如今回望70年前那一幕，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，且这意义指向当代，甚至仍将向未来指引……

板门店那雨后朝阳的清晨

1953年7月27日清晨，金色的阳光穿透密云，照射到板门店会场区域。板门店谈判代表团中方翻译杨冠群早到达后，发现雨后的地面还略显潮湿，但夏日那股闷热的感觉却一扫而光。

“仅仅经过几天的努力和26日的连夜工作，我方工作人员已使一座庄重而宏大的东方式建筑拔地而起，成为板门店一道

新的风景线。”杨冠群后来回忆，“这就是我方特地为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兴建的签字大厅。大厅是竹木结构，都是预制件，就地拼搭而成，其建成之神速，连美国人看了也惊讶不已。”

上午9时左右，签字大厅前连接开城和汶山的公路已经人头攒动。在杨冠群的视角看来，“站得黑压压一片”。等待了45分钟，天空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。这是美方代表团到达的信号。紧接着，直升机在签字大厅东侧降落，掀起一阵沙尘。当直升机停稳后，人们发现，机头上飘着一面黄色旗子。现场中朝方面不少人回忆起最初谈判时，美方是打着小白旗到中朝联军占领的开城来开会的。“当时，我方记者称美军打着‘白旗’来投降。美国方面当然称并非如此。随后双方协议：到板门店开会的人员臂上各缠一条黄布条，汽车和直升机各打一面黄旗，作为和谈代表团的标志。”杨冠群说。

换言之，哪怕所谓“联合国军”方面代表是乘坐美军直升机而来，且从衣着来看，亦不乏将星闪耀，但论起派头来，早已不那么趾高气昂了。

现场衣着最为朴素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的代表。除了从事翻译工作因速记需要而随身带着纸夹的冀朝铸、杨冠群以外，其他来自志愿军司令部和前线各军的观礼代表无不是空手落座的。在志愿军代表们的眼底心中，无非就是——谈，可以；打，奉陪！甚至对签字仪式，也是做好了充分的两手准备的。比如冀朝铸和杨冠群的座位被安排在后排右侧最靠边的两个位子上。如果现场不需要他们起立，他们就坐着进行英文速记；如果现场增加发言环节，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站起来到达讲话席。“签字仪式上，有关双方代表是否致辞，我们内部曾有讨论。最后，我方决定，‘以不致辞为原则’。”杨冠群回忆，“原因也很简单，如果列出致辞环节，到底谁先谁后呢？”

谁先致辞，确实是个比较难安排的事务。首先排除的当然是南朝鲜方面。且看朝鲜停战协定文本的正式标题——《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另一方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》。从文本标题上就能看出，朝鲜战场是和谈还是停战还是打下去，南朝鲜方面是毫无发言权的。他们只能默默听从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的命令，或者更说白了，作为美军的仆从存在。但中、朝、美来说，由谁先发言，又由谁后发言呢？杨冠群回忆：“我方最后决定，若对方一定要讲，我方应准备讲稿。”

现场记者注意到，比起之前双方在开城谈判时矮小拥挤的帐篷来，新搭建的签字大厅宽敞明亮得多。签字双方之间是一